

三下七

×

i 7



醫談卷中

藥社真毛山 磯岳 石井光致識

翁曰炎毛山 羽室 金子勵卿校合

○為則與鷗渚書曰。唯虛實補瀉。或不能

無之。夫精氣奪為虛。邪氣盛為實。

余案精氣為邪氣所奪。所奪故精氣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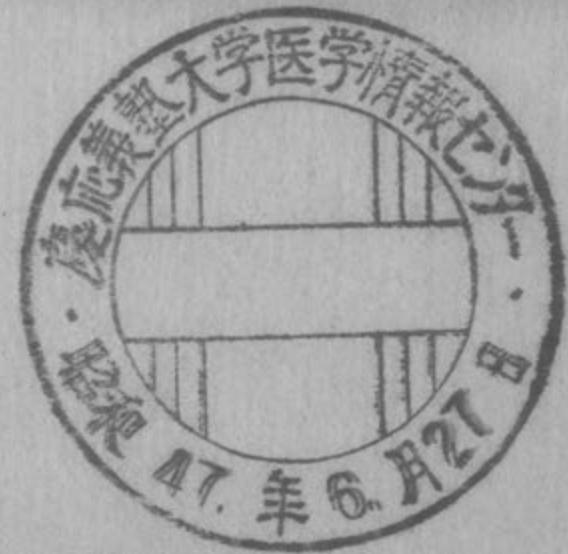
醫談

卷中

一

490.4  
Id-1  
2

No. 1995  
R 17



富士川文庫

614



醫言  
卷下  
為虛矣。邪氣盛而奪精氣。精氣為虛。而邪氣為實於其內矣。夫虛實者。邪氣之表裏也。蓋邪氣在乎表者。精氣實于內矣。邪氣奪精氣入乎裏。則精氣虛矣。故論曰。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此其徵也。然而今之醫。猥稱古方。不知虛之由。邪氣實乎

裏。則謂之實。以攻擊之。不知攻擊離精虛也。其言曰。藥者毒藥。攻病耳。其過大焉。且夫病不知有可攻。與不可攻者也。論曰。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此其有可攻。與不可攻者必矣。蓋嘔多。邪氣實乎內。而邪氣益辟。宛氣愈深。彼如倉公論。與傷寒論。合符節矣。其徵赫



醫言 卷中  
赫乎。何其不思之哉。董仲舒曰。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凶有邪氣。奸其間者。抑有邪氣。奸其間者。則精氣必虛矣。君而事兵。則雖臣盡力。民勞役。遂滅社稷。是故欲治精氣。必虛之。周室先同盟諸侯。而後攻。不同盟邪氣。其欲同盟者。用

溫柔之藥乎。此補精氣必虛之。周室乎。齊桓以管仲。九合諸侯。匡救周室。不以兵。故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可觀。溫柔在於人。乃救天下。在於藥。乃救疾苦矣。其德亦復大焉。是以自古昔治天下之治字。與治病之治字。一也。不攻擊而治。謂之治。羅山先生常嘆。



醫言 卷中  
衣服士庶無別。茶器高價傷產。醫者之昏庸不學。淫亂風俗。瞽者山伏。各私設法令。良有以哉。故雖古昔聖賢明哲。孜孜勤學。以明其道。以行其業也。是故言出則亨。居業則全。劉溫舒運氣論自序曰。醫藥之差誤。遺人夭殃。絕人長命。惡可不慎哉。然為則說虛實曰。夫精氣奪

為虛。邪氣盛為實。攻病必以毒藥。養精必以穀肉果菜。是古哲之言。信而有徵矣。為則欲攻實矣。豈非不思之甚哉。○為則復田龍介書曰。如我學文。則亦欲記方術。傳之後世耳。此不佞素志也。是唯人心不同。如其面。抑足下心所謂危。亦以告焉。為則雖不敏。請改焉。



醫言 卷中  
余意此人之學文也。學徂徠者乎。蓋徂徠之為學也。不採漢儒。駁唐宋以降元明清諸儒。殊非孟朱兩氏。以欲復古。亦復僻者乎。是皆諸君子所識也。聖人繫辭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此之謂也。今稱疾醫家者。又未必能無其僻。君子固所知也。

○又復山內左龍書曰。老子貶聖人之道為偏。故思孟著折之。論及于心。後世心學根于此耳。醫道亦然。豈不其然哉。夫醫古今異也。太倉公學術。數以混。陶弘景。孫思邈。學仙以雜。疾醫之道。熄。古方廢矣。  
余按。聖人之教。或以心。或以志。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人人各各。心意志。



醫言  
卷中  
慮有正不正故也。何是謂始於思孟兩氏哉。欲知其意味深長者。非入文周孔三聖之門室者。其孰能。且夫雖駁太倉今公之術。若微倉公。可謂左衽矣。其它老莊仙學者流。混淆醫術者。何足俱議。雖爾。以人不棄言。以言不取人矣。取舍行藏。唯存於其人而已。天子親聖人之館

○又復木龍介書曰。天子者以安天下為道也。醫者以安人疾苦為道也。謂之安民之一端者。果誤乎。豈其誤乎。大夫毋意曰  
余按其義非也。其故如何。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其安民之難。雖聖者如斯。左傳莊九年曰。管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俛。使相可也。公從之。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是其不謂安之。而謂之治矣。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或曰。天下化之成。或曰。天下隨。隨時之義。大矣哉。或曰。殷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或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或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或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或曰。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或曰。王天下也。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或曰。亂者有其治也。或曰。治而不忘亂。是惟孔子稱治天下聖人也。夫稱治天下聖人。而謂之治也。其徵粲然明。師古



而徵之。則雖素靈本草。孟浪不經之說。亦有可取者。如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曰。攻病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蓋古言而疾醫之要言。可以憲章者也。余說見前。故不辯于此。

○抑又曰。攻病以毒藥。

余按。易象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言是聖人稱以剛險中順之德。治擾亂之天下者。以威天下。而民從之也。蓋聖人所謂毒者。言帥師以制亂逆者也。亂逆極而不可已矣。然而為元帥者。非剛險中順者。不特無治。復毒害矣。醫者元帥也。為元帥不其才。則不特疾不治。復毒害其



醫言  
病矣。故猥攻病以毒藥。則非元帥才。爲  
無害之乎。何無思之乎。

○又曰。不拘寒熱溫涼。則足以徵也。

余曰。然則何以據證。何以與當方。夫以  
此意猥十八九下。而不應其證者。不能  
下。不能吐。扁身潮汗。一時斃者。亦復不  
少。豈不哀乎。

○亦曰。醫者治病而不主生死。扁鵲足以  
徵也。則不敢擅以我意造言也。

余謂不爾。夫雖治病者。若病重。則係壽

夭也。故扁鵲曰。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將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  
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  
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



言  
卷中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  
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  
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  
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  
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  
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  
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  
○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

○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疾，使人召扁鵲。扁  
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惟其桓侯之死也，  
可謂非命矣。何以言之？曰：桓侯以己之  
嗜欲為扁鵲之嗜欲，以不要扁鵲之言，  
故至病深也。若致治疾淺於扁鵲，則何  
難有焉。是聖人所謂嗜欲無厭，求不息



者也。若夫致治疾淺於今之醫，則復益致至于深矣。而其醫曰：醫者治病而不主生死，君子安繇此語。是觀扁鵲之論終始，則孰順為則之豪傑。夫豪傑之言，毒天下矣。觀天下之人，為毒所斃焉，而天下非命夭殃之由，以可見矣。

○為則復有馬雲龍書曰：疑死生不拘，近者多類，足下之疑者，然其所習本殊，故不佞不敢答。殊則不通，不通則窒，窒則爭，爭者君子所戒也。足下乃吾黨之士，是以可相為謀焉。夫醫者掌疾病也，未能治疾病，焉能論生死也。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不佞昔年答問云：盡人事而俟天命。又云：死生者天之與人半。又曰：醫者治疾而不主



言  
生死不佞竊以為漢唐以降二千年來醫者以知死生為第一義也後世無良工職此之由何則扁鵲望見桓侯而逃去桓侯遂死名譽聞古今雖則名譽聞古今然醫者之與病者有何益乎唯醫者掌疾病未能治疾名譽之勉窮措大哉故子路問鬼神生死孔子不答若使孔子不知易大傳

奚論君子有益則言否則否此孔子所以不答也若有益則教焉為則雖不敏請事其事矣官者令其官臣者令其臣

余按當時猶雲鳳子疑者既已多矣亦觀彼所說則窮矣其故何也曰觀扁鵲察桓侯之病論始終之淺深則命也非命也昭昭乎然彼纔以雖司命之文牽



合己之意。以為之徵也。是桓侯自取之。以致至疾深也。故曰。雖司命。無奈之何。然則為則為之。天命乎。豈天命乎哉。君子固以所知也。何竢。余說。抑又按。曰古司命官者。令其官司疾客之壽夭窮通。不令其職勤學。將使疾客至於壽夭窮通。天然自然之域矣。若夫使扁鵲居司命

之職。猥與藥。使桓侯死。則可謂之賊矣。是不當其任。而居其職。咎之所至。君子不居。扁鵲何志榮辱。逃去哉。言雖自為司命之職。無可治之證也。故曰。雖司命矣。是指己之言也。豈周官與扁鵲俱過哉。今觀其徒所過。則疾醫家之情可見矣。



○又曰。死生者天之與人半。

余曰。何為爾哉。夫天者有日月。而天道成矣。天有運行遲速。而四時寒暑成矣。是天道之所以為天道也。夫人道者以順為道。以逆為非。順為言。猶流水也。夫水之性者自下。而不能上也。是其性之所以爾也。然而以人之智。流乎高陵。或

造龍吐水。自下雨上。然而固逆其性。故即時下落矣。是以智逆道。固逆其性。夫人道者以順為道。以逆為非也。是故厭寒暑。能性命順人道。而後死者。可謂得其死者也。惡天斃人之半哉。聖人所謂非命。人自取之。要為則之所說。則欺天誣聖人。惑後世。君子固所知也。豈俟余



言哉。抑亦人之非命非天之與者。或刑而取死於己也。是又所以自為非命也。故逆天道戾人道者。尚殆於手卵打磐矣。豈其自非取死者乎。然彼曰。死生者天之與人半。則歸己之罪於天也。其說孰隨。可謂造遯辭者矣。

○為則寄長門縣次公書曰。徠翁先生共

由古訓。非法言不敢道。今世學者宗焉。事必師於古。時哉命哉。是復古之秋也。

○由是觀之。共豪傑之士也。故自任豪傑。夫醫者仁術也。聖人不云乎。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今民之好後世家醫。猶大旱冀雨。嬰兒慕乳母矣。民之惡疾



醫家猶苛政虎狼矣。夫王公者雖無敢容焉。其徒流布乎天下矣。實斃蒸民者乎。民之所惡。其如此。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繇。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為則奉答南部源侯書曰。審候之近狀。則仲景所謂脚氣也。夫脚氣危篤疾。美痰不如惡石。乃獻治方。服則瞑眩痛益甚。如

醉如痺。而侯可而愈。服愈下。諸證盡治。為則喜不知手足舞蹈焉。是唯吾黨愉快哉。實國家一大盛事也。隔千里而不疑。如是。又同侯之祭文曰。於是進劑。君則瞑眩。小溲快利。腫減吐穢。乃始安卧。氣體爽然。濟濟多士。其心乃安。維此南部。天下寒地。孟夏之月。不脫寒衣。今此四月。氣候異常。蘊



醫言  
卷中  
蘊蟲蟲暑熱如焚氣候之變不唯疲倦手腕發疔不寐不食君苦三日及更進劑膿血潰潰腫痛兩減氣亦爽然君勞侍臣賜之以食多士問曰疾可治與余曰可也氣候之變非我所知暑復如初君大煩悶心下苦滿撞撞發動嗚呼命哉遇斯變也君命召余叮嚀永訣服藥如故次日薦饑安

然逝矣嗚呼哀哉君決死生確乎不拔天人之別凜乎不動古明明德非常英靈天下希比四方有則嗚呼哀哉君信其道斃于吾藥非藥無功命不長也天乎人乎辨在明道衆人之惑不亦宜乎夫神也者聰明正直不聽淫辭嗚呼維疾信予知予于醫于道必聽卑辭尚饗薄奠嗚呼哀哉



今較閱兩文。則前文淫。而祭文可證。余  
 竊謂。過藥必矣。豈太倉公不云乎。論曰。  
 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然  
 不。而渠所謂攻病以毒藥。一乎攻耳。是其  
 以悍齊攻擊。使不得其死。豈不云非命  
 乎。余嚮藥偏身浮腫者。數見其效。不暇

枚舉。皆以溫柔齊。使洩亟也。醫何不盡  
 術哉。且夫近世。頻唱留飲。豈謂之病。若  
 人無留飲。則猶地無湖。沼川澤。地無湖  
 沼川澤。則何以為水。田農耕之助。人無  
 留飲。則何以為津液。無津液。則何以得  
 保生。蓋飲食者。入於海角。歷於食道。聚  
 於胃中。晝六時食。經夜六時。而漸次化。



以養一身矣。無止飲食於胃中，則即時下利矣。飲食即時下利，則其體有不足也。然而庸醫之徒不悟，與攻擊齊十八九下，蓋人體者以筋骨皮毛造其體，五臟六腑正其內，必節飲食以通二便，維其平體也。然而益留飲者，或以疾病或以滯氣，或不氣血循環之謂也。故循環

氣血，則留飲減而為常留飲而已矣。然而庸醫之徒，據證與方，是皆下齊也。夫一旦雖下之，留飲不治，氣血不循環，為失津液，其體益衰，益下益斃。其言曰：醫者不司死生，治疾病耳。或造遯辭曰：死生者天之與人半，此與毒斃人，歸罪於天，其過大焉。



○為則復惠美三伯書曰。承諭誠一以向病者。則胸中自仲景生焉。向書則書中自仲景生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則何人不為仲景哉。嗚呼卓見哉。誰敢間然。然以誠一為醫道。少異於鄙衷。謂以鄙說簡在足下。夫醫者掌養疾病。欲養疾病者。先診察胸腹病態。而后方定。治疾病唯方

已。醫教亦唯方已。方有主治。藥有主能。詳布在傷寒論。心與目謀。研窮切磨。而能治之。則醫事畢矣。何論其它。然非君子。則不能為良醫。君子知命。故不處毀譽之際。見義而勇。臨危而安。萬死見一生。唯疾病是治。小人否。是小人之所以不能為良醫也。

余曰。惠美氏言極當矣。何以謂之。曰。醫



者仁術也。聖人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  
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夫巫與醫，與人  
之壽夭，是以巫接鬼神，醫敬鬼神矣。是  
聖人所以并稱其業，雖異，同使人壽夭  
也。豈不其仁術乎？  
○亦為則其書曰：且言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則足下言誠一者，非言忠臣乎？何則？誠  
者自然之德，言不勉而中，不待勉強也。用  
力於仁，勉強也。勉強主忠信，諸道不忠信  
則不成，故忠信可以為教也。足下天下良  
工，明鑑識朗，故布區區，足下其思旃。  
余謂：不爾，蓋誠一者不特自然之德，勉  
強而至，所至一道矣。故誠一者統仁義



忠信孝弟之義也。是以所向無不仲景  
矣。是所謂或生知。或下學。上達之義。而  
工誠一者。不特自然之德。勉強而至。所至  
傾一。道之故也。兩游足以為大川矣。學游  
足以為大賢矣。學者其思之。其思之。  
若自然之樂言。不待言也。言也。言也。言也。

醫談卷中



